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36
23 March 1979
CHINESE

第二一三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下午五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理事国：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朗尼耶-科南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挪威	奥森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福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罗森斯托克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五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76)

主席：依照安理会上一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安哥拉代表在为他保留的安理会议席就坐，并邀请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刚果、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洪加武先生（贝宁）、特卢先生（博茨瓦纳）、扬可夫先生（保加利亚）、蒙乔先生（刚果）、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沃尔库先生（埃塞俄比亚）、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塞基先生（加纳）、扬萨内先生（几内亚）、辛克莱先生（圭亚那）、贾帕尔先生（印度）、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胡瓦纳先生（莫桑比克）、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杰拉加—金先生（塞拉利昂）、胡森先生（索马里）、罗德里戈先生（斯里兰卡）、萨赫卢勒先生（苏丹）、科乔维先生（多哥）、查莱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何文楼先生（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按照第二一三二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付主席米沙克·穆荣戈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穆荣戈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2。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多哥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科乔维先生（多哥）：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参加正在进行中的重要辩论。多哥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和胜任愉快地主持当前的辩论。

这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回顾尼日利亚和多哥之间极好的关系，并强调你我两国在我们这个次区域和东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特别富有建设性的合作。

把非洲南端变成殖民地，并顽强地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者，疯狂而残暴地又动员了它那强大的军事潜力的一部分，来对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种军事潜力是从掠夺我洲大陆的自然资沉，和无耻地尽情剥削当地人民所得来的。他们为了维持那臭名昭著的统治而制定并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使当地人民沦为奴隶。现在看到的是又一次的流血和哀号。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和索尔兹伯里叛徒对围绕在他们想长期维持统治的领土周围的国家不断地并无所顾忌地进行侵略的事例是诉说不尽的。

多哥代表团要在安理会再次表示多哥人民对比勒陀里和索尔兹伯里不断对我们的兄弟国家、前线国家、特别是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协力发动的猖狂进攻的忿慨。

我们要悼念许多因史密斯—博塔—沃尔斯特集团发动突袭而牺牲的人。我们要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同情，并重申我们将与那些受袭击的国家团结一致，并坚决支持那些正在南部非洲从事英勇战斗，不惜任何牺牲以压迫和奴役的桎梏下解救自己人民的自由斗士。

对我们非洲人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来说，可憎的暴力、野蛮和侵略行为是相信可以以种族仇恨、奴役、武力、屠杀的恐怖和对新兴国家公然一再发动侵略来建立他们持久的力量和繁荣的那些人衰落的迹象。虽然不强大，但这些

(多哥)

新兴国家有权要求它们的主权受到尊重；因为它们很弱，所以它们的主权需要受到保护。

我不必提醒这个庄严机构的成员，因为他们充分知道自己所应担负的重大责任，就是以禁止战争、消除战争的原因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保障国际安全，使那些种族主义少数派不能再以罪恶的行动危害主权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并构成对国际和平的严重威胁，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

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对犯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尤其是蓄意一再进行侵略的国家，规定有具体的制裁办法。

我们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相信只有对他们实行《宪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才能使沃尔斯特-博塔和史密斯的罪恶好战政权就范，并消除那种根深蒂固的冲突根源。

这些政权许多年来一直无视我们的组织，践踏安理会的决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对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在南部非洲维持战争状态，已可证明它们对为了想使它们悔改而作的努力根本无动于衷，就象花岗石对油一样。

他们自以为是，使谈判解决的进程无法成功地进行。

这些政权在本质上和原则上根本就不愿进行对话，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好战的，不人道的，期望他们停止轰炸、破坏和屠杀，或者期望他们会停止压制受他们奴役的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合法愿望，都只是幻想。

期望一只饥饿的野兽会放过其猎获物，是枉然的。

谁都知道，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的战争贩子将继续阻挠任何通过谈判达成公正解决的可能办法。

谈判解决的努力虽然失败，但解放运动以一切可能方法进行正义斗争的决心只会加强，他们满怀信心，知道压迫的力量所依靠的是枪杆子，但解放力量也有枪杆子。

(多哥)

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受到袭击，遭受死伤，但前线国家也不会改变初衷而放弃对自由斗士们的支持。

面对着这种局势，安理会理事国必须得出适当的结论，采取应采的措施，铭记着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所通过的第428(1978)号决议，同时也不要忘记，扬言要采取行动，但在应该采取行动时却又不采取行动，只会削弱扬言要采取行动的人的地位，尤其是当行动的对象是决心不加理会、满不在乎的危险的狂热分子的时候。

我们多哥人民要在这儿重申我们相信对话是有好处的，我们仍然坚决相信国际争端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忠诚信奉我们的运动—多哥人民民众大会—根据其创始人和导师纳辛贝·埃亚德马上将的政治哲学所建立的主义。但是所有当事各方都必须接受对话，或愿意接受对话，使对话发生效用，并产生实际效果。所涉及的必须是真正的争端，而不是要故意延续不人道的压迫。当事各方必须一本诚意，必须或必须能够通情达理，必须尊重或必须能够尊重为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须的规则。我们全都知道，对种族主义、一心要奴役他人和好战的狂热份子来说，这些都是谈不上的。

为此理由，我们将继续保证支援解放运动，保证同我们的兄弟前线国家积极和坚决地团结在一起，直到取得必然会到来的最后胜利，直到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各族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

主席：谢谢多哥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拉利昂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杰拉加一金先生（塞拉利昂）：因为这是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以后，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请让我诚恳地祝贺你，对先我发言的代表们为赞扬你的外交才干和处理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棘手事务的本事而说的美言，我也完全同意。

我来自塞拉利昂，和贵国尼日利亚处于非洲的同一边，贵我两国不仅有在教育、社会和经济方面以及值得我们怀念的为自由和独立进行战斗的伟大的历史性联系，

(多哥)

而且还有经过长期培养发展和加强的种族和友谊的坚固联系，我国代表团在这个时刻感觉到和你们特别亲近，愿保证全力支持你们承担起艰巨的任务。我深信凭你的外交经验和才干，你在上个月担任主席，定将胜任愉快。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你的前任，科威特的比沙拉先生致敬，他在二月份的主席任内处理扰攘的安理会事务，可说是主持有方。

大约两星期以前，安理会开会审议罗得西亚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公然和猖狂的侵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赞比亚也成为这同一个政权发动的又一次野蛮行动的受害者。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开会审议南非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对爱好和平的安哥拉人民发动的另一次无耻和残酷的行动。

法西斯主义南非对安哥拉，事实上也是对所有前线国家的侵略和挑衅不仅是严重地危害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威胁到这些国家爱好和平的公民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很明显的，安理会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现在已经应该是时候。

人们当会期待，在这个时刻，因南非态度顽强迫使我们不得不举行新的近亲会议时，博塔一伙种族主义者应该会头脑清醒一些。人们当会期待他们——如果他们是有理智的人——同国际社会和西方五国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联合国的纳米比亚问题而作的努力和平合作。然而很不幸地，南非继续显露它的本来面目。比勒陀利亚继续对南部非洲各国进行侵略，公然显示该政权蓄意破坏这个世界组织为促使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而作出的真正努力。

主席先生，南非外交部长在载于 S/13180 号文件的，他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给你的信的第四段中露骨地表现出南非政府的傲慢和狂妄，信中说：

“西南非民组正企图以武力取得西南非的政治权力，从而剥夺西南非居民的自决权，并使他们不能够通过宪政方法获得独立。”(S/13180, 附件)。
南非政府竟然会使自己荒谬可笑到如此程度。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非法占领

(多哥)

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傲慢地公然无视要求该政权终止其非法占领的许多联合国决议，满不在乎、信口雌黄并虚假地指控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企图以武力取得政治权力”。到底是谁以武力取得政治权力：是西南非民组还是种族主义者？事实胜过雄辩。

西南非民组正在做的——也是我国政府所全力支持的一一 是运用一切可能方法终止这种非法的事态，设法把南非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者从其祖国纳米比亚驱赶出去。南非方面已经，并继续显示他们无意实施与五个西方国家所达成的协定。他们已经由对西南非民组施展的欺骗性花招、对新独立的安哥拉共和国及其他前线国家背信弃义的野蛮攻击、前言不对后语的两面派作风，向全世界公开表示他们绝没有意思放弃他们对矿产丰富的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很明显的，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当前政策是以极端残酷和卑鄙的行动来恫吓和压服勇敢的安哥拉人民。他们希望通过对前线国家生命财产的恣意摧毁，迫使前线国家撤消他们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援。但是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就象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安哥拉共和国刚成立时想扼杀它一样地估计错误了。

安理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通过了第428(1978)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告诫并通知南非，如果再有进一步破坏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安理会将行开会，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包括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我们相信现在已经是将言语改变为行动的时候，不再凭告诫性的决议，而应采取决定性的坚决行动，迫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遵守这个世界机构的决议，停止攻击邻国，并容许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

因此，塞拉利昂将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要求采取强制行动以实现下列事项的任何决议草案：停止将石油、石油产品或其他军事物资供应南非、停止向南非提供贷款和投资、停止对在南非投资提供保证或其他奖励、停止对来自南非的进口货物在关税或其他方面给予优惠，并停止与南非的一切贸易。

(多哥)

南非并不是压制不了的。法西斯少数种族主义者所以能成功地嘲笑世界舆论，是因为相信有强大的西方支持者做后盾，这些支持者由于自己的庞大投资和同样庞大的利润，对种族主义政权所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然而，那些要我们相信他们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憎恶是真诚无伪的国家，也许很快就会受到考验，它们能否取信于世人，将由全世界来作出判断。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拉贝塔菲尔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看到由这么一位杰出的尼日利亚代表来主持安理会这次会议，我首先要代表马达加斯加代表团特别表示欣慰。你一贯特有的品质是贵国和整个非洲所引以为荣的，对我们而言，就是安理会事务的处理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致谢，同时透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致谢，感谢你们让我们参加这个重要的辩论。

最近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的时间选择决非寻常，因为就在那些肇祸者正应邀参加谈判（我指的是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谈判）来决定纳米比亚前途的时候，我们聚在这里讨论关于国际公认的边界受到侵犯、使用大量军事资源来侵略联合国的一个主权成员以及在外国领土上袭击政治难民营等等问题，实在是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也许有人认为，进行这些紧急讨论可能有助于促使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收敛一点，至少暂时约束一下他们的劫掠本性和对非洲人（不论对纳米比亚、安哥拉人还是南非人都一视同仁）生命财产的毫不顾惜。也许有人认为，南非为了不辜负有些国家对它的信心和信任，并且为了圆满完成移民过程（顺便提一句，这对它们极为有利），它在国际上的举措会比较谨慎些，并且对于支配国与国间关系的规范也会尊重些。也许有人认为，为了响应有关机构尊重人权的呼吁，尤其是当这个问题涉及同南非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利害相关的那些国家的国民时，南非政权为了表示友好，也许决定释放 51 名政治犯，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纳尔逊·曼德拉、西南非民组的托瓦和泛非大会的约翰·波克拉。人权斗士理应不顾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既得利益，而要求南非释放这批政治犯。

我以我国政府的名义重复说一遍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在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提案：

“为了对成千上万反抗种族隔离的民族主义战士的英勇行为及其正义事业的成就表示崇敬，如果在南非那 51 名被判死刑、饱受屈辱的囚犯能够获得释

(马达加斯加)

放的话，那些身为进步、自由和正义之敌、被合法拘禁在马达加斯加的雇佣军也可获释——有些人似乎一心盼望他们重获自由。”

不论我们怎么想，由于南非被指控的行径影响南非参与谈判的诚意，所以，这一辩论同邻近会谈之间确有关连。比勒陀利亚领导人用武力答复纳米比亚民族主义者的雄心壮志，他们对于上述指控甚至不愿费事去否认，这表明：鼓吹种族隔离者是反对那些民族主义者的真正解放的。这正是我们意料中的目前谈判的结果，南非政权反对民族主义者享有政治庇护权，并且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切都显示了它的真面目，揭露了它对非洲人的盲目敌意。

我们只能说，有一个信用差距；有些人对于这个差距似乎是宁愿视而不见的。他们在一处鼓吹中庸之道，在另一处提出所谓和平解决程序，这都只不过是沿着非洲人真正解放道路排列的一个个陷阱罢了。

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更进一步证明它有意长期占领纳米比亚，并且也是它建立缓冲区，以期将种族隔离国家同独立非洲的其他地区隔开这一政策下的另一事件。又有谁不知道在这一政策下，比勒陀利亚积极支持非法的索尔兹伯里政权，并且枉费心机地企图压制津巴布韦的变革。为了顺利推行这一政策，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无所不为。

从最近南非对安哥拉的武装入侵，尤其是从他们使用的军事手段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南非当局不是靠谈判而是靠消灭西南非民组的成员来解决问题。就谈判而言只有为了在政治上遣散民族主义者，分化他们并麻痹他们的戒心以便更严重地予以打击，才愿意考虑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南非方面非常得意。由于当事一方的诚意令人甚为怀疑，并且似乎通常只有势力最单薄的当事一方——西南非民组必须作出让步，因此，谈判不断地延期。事实上，安理会有些成员乞灵于这类谈判的继续，以反对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各项有效制裁，它们完全不顾针对南非的指控是多么严重。

最令人忍无可忍的是，比勒陀利亚认为，那些承担了作为解放运动后方基地这

(马达加斯加)

一历史任务的非洲独立国家，诸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博茨瓦纳，都毫无权利可言，因此，可任意加以袭击而不受惩罚。

无疑地，这种为所欲为的看法，已构成南非政策的主要战略因素。当然，安理会对于加强这种看法负有大部分责任，因为安理会没有充分运用职权来确保对罗德西亚制裁政策的成功；安理会受到牵制，不能履行职责来保证前线国家的安全，这些国家是侵略、恐吓和内部动乱的受害者；安理会至今未能符合解放运动的期望。

显而易见地，在几个月前通过的、讨论多时的武器禁运未免太微不足道，而且实施得太迟了。这个措施使那些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的内疚减轻，但却丝毫未改变南非的军事能力和军事目标。

谋求改善是永远不嫌太迟的，如果在坐那些主观上寄望于谈判解决的国家无法履行其自愿承担的职责，它们就必须支持对南非采取新的、更广泛的制裁。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的政治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实际上是每况愈下了。安哥拉的控诉足以构成执行这类制裁的理由。

马达加斯加代表团支持那些在此追述第 428(197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8 段的规定的一切国家，该项决议是在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类似的侵略行动之后通过的。我们认为，如今条件已经具备，过去不断用种种制裁来威胁南非，既不实际又没有效果，现在终于可以真正实施这些制裁来对付南非了。

否则，我们对于在本组织内所作出的诺言的诚意就可得出必然的结论。各方对于我们把反对安理会在政治上作出的必要决定，同牺牲解放运动以确实保护那个种族主义政权等量齐观，也不能再横加指责。对于解放运动，我们叫人要有耐心，要采取和缓的办法。

南非在其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的公报中要求安理会谴责西南非民组，但是一个在过去斤斤计较矛盾多少的政权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我们再感到惊奇。不过，根据我们大家在安理会的经验来看，在类似的情况下，安理会通常会把侵略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拐弯抹角地称之为“有关当事各方”。

(马达加斯加)

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我们不相信安理会会做得那么过火，但我们现在就要说明白，我们本着同人们叫得震天价响的所谓民主原则一样有力的道义原则，断然驳斥妄想怀疑西南非民组争取纳米比亚彻底解放斗争的合法性以及安哥拉英勇致力于达成国际主义团结的决心的任何企图，不论什么人怀有这种企图，也不论这种企图用什么形式表现。

我们全力支持我们在南部非洲和前线国家的兄弟姐妹的正义事业。对我们全心全意的战斗性声援，他们尽可放心。

主席，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利比里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主席先生，本月份你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事务，我国代表团荣幸地向你这位兄弟般的非洲人致贺。我们伟大的祖国—非洲确实有许多朋友，当我们在南部非洲进行反抗种族主义战斗的时候以及现在，一直都有很多机会让那些朋友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是用行动来有效地支持非洲。朋友的支援，尤其是在患难中伸出援手，永远是受到欢迎的，这在非洲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不过，我们非洲人一向明白，只有靠非洲自己的努力才能拯救非洲。因此，主席先生，当我们看到你不仅在安理会，并且在联合国其他机构，尤其是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上，为促进非洲利益而发挥重要作用时，我国代表团感到自豪和欣慰。

这个辩论已经相当长了，非洲人民承受痛苦的耐力在他们反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抵制欺诈行为的斗争中已久经考验，不必在这儿进一步验证了。今天，我要重复阐述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对南非的严重控诉，不过，我的言词是绝对无法象安哥拉人民痛苦的控诉那么深刻有力的，精明干练的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上生动感人地提出了他的控诉。在这个辩论中，赞比亚和其他各前线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的人民此刻正处在南非发动侵略的威胁之下）已表示支持安哥拉的控诉，因此，再由那些比较不直接受影响的国家重复表示支持也没有什么必要。这种重复反而会削弱安哥拉那项沉重的控诉对安理会所应产生的冲击。但尽管如此，利比

(利比里亚)

里亚还是要求发言，以宣布始终不渝地全力支持兄弟般的安哥拉共和国在安理会对南非的控诉。独立非洲对安哥拉表示声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安哥拉本身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它们英勇的解放运动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为避免国家陷于南非的非法占领并争取真正独立的战斗，而这种支持直接导致安哥拉今日身受的苦难。

南非对安哥拉发动武装袭击毫不新奇，况且这也不是第一次提请本组织注意这种袭击行动。就在去年的安理会第428(1978)号决议中，已谴责南非疯狂轰炸安哥拉领土，并警告说，如果南非再进一步袭击安哥拉，将考虑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尽管提出了这种严重警告，事实上，南非仍然加强对安哥拉的袭击行动。

比勒陀利亚政府不顾非洲人的生命和世界舆论以及蔑视联合国的行为仍然一犯再犯，而不受任何惩罚。

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也可以把南非对安哥拉的袭击当作对非洲一切独立国家的袭击——事实上，这些袭击也的确如此。

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也可以说，南非对安哥拉发动袭击就是对不结盟运动的所有国家发动袭击——事实上这些袭击也的确是如此。

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还可更进一步谴责南非对安哥拉发动的袭击就是对本组织和世界和平发动袭击，事实上，这些袭击也的确是如此。如果我们作出这么耸人听闻的结论，那么，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呢？令人遗憾的是，全世界都明白，不论是利比里亚，还是非洲独立国家的集体目前都没有军事后盾来支持我们对南非的种族主义和大肆侵略的行动进行谴责。不过，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非洲有它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国家也许不够强大，但绝不会永远如此。

无论如何，历时33年以上的《联合国宪章》提供了集体安全。根据《宪章》国际关系中绝对不容许存有强权就是公理的看法。《宪章》并没有不顾遭受侵略的国家，让它们单凭自己的力量去抵抗侵略。《宪章》把制止侵略、维持世界和

(利比里亚)

平的主要职责交给本理事会。因此，安理会再三谴责南非的不断侵略，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加以制止，这种做法是不足够的。南非在纳米比亚、安哥拉和整个南部非洲所已发动并不断扩张的侵略行动威胁到国际和平。因此，安理会义不容辞要采取紧急有效措施来解除这种威胁。至于安理会能不能履行它最重要的职责来维护和平，主要取决于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的各常任理事国的立场。令人遗憾的是，否决权的使用往往阻挠了安理会寻求和平的努力。我们认识到，每当威胁要使用否决权或真正使用否决权时，都是因为享有否决权的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这种通常极其自私的使用否决权的方式是最令人灰心的，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种族主义。难道安理会有任何成员认为维护种族主义是符合它利益的吗？种族主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事实上，长远地看，种族主义甚至会危害到今天在南部非洲实施种族主义的白人少数的利益。那么，为什么在多方鼓励下，尤其是在那些高尚、明理的国家，公平、自由和人权拥护者的鼓励下，安理会还不采取有效措施来根除这种危害非洲进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族隔离的病态现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免不了要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安理会面对种族主义南非一再发动侵略而不采取有效行动，并不是因为南非的某些朋友不能采取行动，而是它们不愿意这么做。

种族主义南非毫不隐瞒地表示，它宁可使整个南部非洲淹没在战争——甚至一场核战争中，也不愿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为什么要迁就这种一脑子疯狂想法的人？怎么能因为迁就这些人而削弱了本组织这一重要理事会的功能？况且本组织的信誉将决定人类的前途。

对于西方国家为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纷争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它们的耐心，我国代表团极表赞扬。但是，由于南非仍然坚持不肯让步，这些国家也许会认为，现在正是直截了当地叫南非就此罢休的时候了。虽然现在正就纳米比亚（而非安哥拉）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安理会也没有理由要违背第428(1978)号决议里的承诺，那就是，如果南非再次袭击安哥拉，即考虑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

(利比里亚)

执行办法。南非已再度大肆袭击安哥拉，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基于对第428(1978)号决议的信赖，回到安理会来寻求补救。安哥拉以及全世界都寄希望于这个辩论的结果。这一结果绝不能牺牲无辜的安哥拉人的生命来满足种族主义者。无论如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绝不能无视它自己的决议。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安哥拉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我要求作一个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重申一些论点。我深信不必就某些事实来提醒我的同事；然而，种族主义者到处伸手，劣迹昭彰，但是它善于健忘。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目前这一案件的原告。安哥拉的领土和安哥拉国民不断遭受南非那个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少数政权的武装袭击。安哥拉的边界每天被侵犯和穿越。主权安哥拉的领空经常遭到侵犯。安哥拉的土地遭受种族主义者的铁蹄践踏蹂躏。也正是安哥拉人的生命成为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帝国主义祭坛的牺牲品。

受审的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它被控违反人道——联合国把种族隔离称为这种罪行。并不是我们把南非种族主义者带上法庭去的，国际社会老早就控告过南非了。我们提出又一个控诉，只是一长串控诉中的一个罢了。不过，非洲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没有受到审判，它从未真正地被判罪。或者，应该说，这个法西斯政权虽然被判了罪，但从未服过一天刑，因为它的有权势的朋友救了它，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利益集团救了它。

如果不是因为无数生命的丧失，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兄弟们和同志们的牺牲，那么，种族主义的南非外交部长给您的信也许会使我觉得有趣。那正是种族主义的本质——完全不顾黑人的死活，把南非的谋杀罪行当作戏谑和挖苦的材料，并且厚颜无耻地提出一项“决议”的“草案”，企图惩罚和谴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

(安哥拉)

非民组)。

此外，种族主义的南非外交部长竟然轻率地把安理会会议同“邻近会谈”混为一谈。我们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来抗议比勒陀利比白人少数政权对我国领土及人民发动武装的地面和空中袭击。如果认为这一辩论对邻近会谈产生任何最起码的影响的话，那是因为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蓄意进行破坏行动，也就是目的在迫使受害者蒙受不白之冤的典型卡辛加策略。

三天前我详细报告过南非最近发动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不再重复。但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论点，我要指出，最近这一系列的军事袭击是在三月五日开始的，南非的幻影式飞机轰炸安哥拉的库内内省，并且继续沿着我国南部边界轰炸、用直升飞机炮艇扫射，以及派地面部队在通道布雷。许多村庄都成了一片废墟。三月十三日，南非轰炸机袭击位于安哥拉边界之内100英里的卡哈马，南非地面部队进袭卡卢克水坝。

我想问一问种族主义的南非外交部长有没有看过被凝固汽油弹炸死的儿童尸体？我完全知道答复，因为在南非，白人儿童都安全地在全白人的游戏场中玩耍，而且有黑人保姆监护他们。当我想到，这些享受特权的白人儿童终将把这种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推行下去，我就感到很难过。任何人，尤其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同他所置身的环境四周的一切事物疏远，那的确是可悲的。

使这一悲剧更可悲的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勾结，这种游戏场一直被隔离着；由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支持，一直保持少数白人的集中居住区，由于西方军火商的武器供应，使得我们不断地扩充我们的坟场。

在相关事项方面，我要指出的是，南非的行为和言论都明白显示，它已经拟出了新殖民主义的“内部解决”大纲，就同它那位索尔兹伯里盟友所强制推行的一样。在西方国家的默许下，南非大力扶植它的傀儡集团，以便为“单边宣布独立”作好准备。南非已经宣布，“在纳米比亚独立后，当地的南非公务员将继续留在那里”。并且，出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发展公司”，要求为那个区域的劳力密集项目进行

(安哥拉)

经济规划，以便“为那个领土的人民提供更好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使南非人和其他跨国公司永远享有经济特权”。简而言之，必须继续实行政治—军事帝国主义，才能维持经济帝国主义的存在和继续扩展。

我简直不须在此提醒我的同事注意安理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通过的第428(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不仅强烈谴责南非入侵我国，要求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且断然决定：

“……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有进一步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即再开会，以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通过上述决议后，南非仍然对我国发动袭击。因此，安理会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如果我们不遵照上述决议所提出的行动方针，那么，安理会就会成为笑柄。那项决议不是经安理会通过的吗？既然是安理会通过的，我们现在就有充分权利要求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这也正是我们试图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我们希望把这一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审议。我们不能再等着让南非肆意袭击了。就在我对安理会讲话的此时此刻，我的同胞正接二连三地在南非的炮火和凝固汽油弹轰炸下死亡。安理会不妨无限制地继续通过各种决议；但是，这样下去，在国际社会还没有击中南非的要害，摧毁南非经济制度的根本以前，我国人民仍将继续面临死亡。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主义军事活动在南部非洲造成了重大的损害，而这项决议连起码的正义原则都不能维护。

我要看看安理会的某些同事是继续光在口头上维护国际法的理想、正义与自由，还是终于把言论转化为行动，投票支持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这项决议草案很快就能提交安理会审议。

我还要在此提一下关于在南部非洲某些边界进行电子监视的新闻报道。对于这件事，我们要说明一点，西方五国和联合国尽可要求有关各方予以通融。但是，

(安哥拉)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绝不允许在我国境内装置有刺铁丝网，一根也不行。监视我国边界（电子监视或其他方式）必须在我国边界之外进行，而不是在境内。我们重申，愿意对秘书长的纳米比亚计划提供充分合作，不过，我们坚持在政治、军事、外交和领土方面充分行使我们的主权。就这件事来说，我们绝不妥协，绝不背叛我们的革命。

非洲具有自豪、自尊和勇气。它渴望获得自由、自决和独立。它对寻求自治、大多数统治的人民给予声援。而且，非洲人口众多，可以长期奋战，彻底铲除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人民的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南部非洲的历史是要用鲜血来写的，因为那是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所使用的唯一语言。这也是他们所懂得的唯一语言。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都在创造历史；当这些材料终于列入史册后，人们将会记得，我们曾经抗拒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人们也会记得，我们一直寻求谈判，因为生命是很宝贵的。但是，自由更为宝贵；为了争取自由，我们不惜用任何一种方式，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战斗到底。

我们必须根据形势消长起伏的规律，让历史按照我们的意愿前进。

战斗还在继续进行，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主席：这次会议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安理会各成员国同意下次会议于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